
人工智能不一定取代你，但**惰性**可能絆倒你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現代勞動市場正經歷一場由生成式人工智慧所驅動的深刻轉型，這場轉型引發了全球性辯論：廣泛的技術性失業究竟是迫在眉睫的系統性危機，還是被過度渲染的敘事呢？我們又應該怎樣去面對這挑戰呢？



杜克大學與聯邦儲備銀行針對企業財務主管進行的調查顯示，受訪者估計2025年人工智能直接導致的裁員規模約為55,000人，而2026年可能上升至約50萬人。然而，這些數字屬於企業主管的預測，而非已發生的實際裁員統計。此外，創造了首個互聯網瀏覽器的馬克安德烈森（Marc Andreessen）指出，多數大型科技企業人員過剩25%至75%，人工智能是常被用作精簡人力的便利藉口。但實證數據顯示，「立即性、系統性技術失業」的敘事被顯著誇大。人工智能的影響是漸進且分層的，而非一夕之間的全面衝擊。

無論如何，人工智能已開始淘汰部分傳統職位和改變了某些職能的性質，怎樣預備自己去迎接人工智能時代是迫在眉睫的事情。黃仁勳在接受CNN訪問中指出有三種人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：沒有主見的人，不會提問的人，拒絕去學習的人。我認為，這三種人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人：被動的人或者是懶惰的人，他們懶得去思考，因而沒有主見；懶得去探索，因而不會發掘問題根源和作出適當判斷；懶得去學習，只是墨守成規或者照本宣科。

不少人曾經提過：「人工智能不會取代你，但懂得人工智能的會。」現在學習人工智能已經變為一種時尚，然而，懂得怎樣用人工智能是一回事，但懂得怎樣善用卻是另一回事，簡單地說，這是一門易學難精的技能。倘若思想怠惰，那麼人工智能反而會成為絆腳石。

舉例說，從前多媒體製作需要投入龐大資源，但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輕而易舉地製造圖像和視頻，結果，YouTube充斥着質素低劣的影片，這些令人慘不忍睹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，例如一套講述明朝歷史的短片，人工智能生成的插圖竟然出現了穿着清朝裝束的人物；一齣講解印度官僚系統歷史的視頻，卻出現了關於香港的圖像。人工智能在圖片中加插文字會有困難，很多時候插圖會出現錯誤的串字或者毫無意義的怪字（例如右圖）；有些人物會有六隻手指或者三隻手，又或者五官扭曲。這種粗疏是沒有藉口的，事實上，這些錯誤很明顯，用人工智能重做和收藏應該是易如反掌。



這令我聯想起「Photoshop災難」現象，自Photoshop面世之後，很多攝影師和美術設計師都採用這工具修圖，但由於大意疏忽，故此在互聯網或者雜誌上經常出現搞笑的錯誤圖像，例如站在欄杆後面的人沒有了下半身，一隻手無緣無故飄浮在空中，一個在河邊洗澡的人有三隻腳……。無論是現在的「生成式人工智能災難」還是從前的「Photoshop災難」，兩者都是源於懶惰的態度。

現在很多人都以人工智能為研究工具，問題是：人工智能有「幻覺」問題，那就是當人工智能沒有足夠資料的時候，便憑空捏造資料和參考書目。根據 Retraction Watch 的報道，每277篇存檔在PubMed的論文裏面，便有一篇包含了不存在的參考文獻。去年香港大學的一篇博士論文被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文獻並不存在，這明顯是人工智能產生幻覺的結果，論文作者之一的香港大學教授雖然承認錯誤，但堅持總體上論文沒有問題，強調事件並不涉及學術誠信。我相信大部份人都不會接受這種解釋，其實，只要將按下文獻的超連結，或者將文獻的名字放入谷歌搜索引擎，一秒之後便可以知道真偽。身為研究人員，檢查數據和資料來源的可靠性是責無旁貸的，說穿了，這是懶惰！

飛機工程師能夠不再三覆核安全檢測數據而讓飛機模型面世嗎？軟件工程師可以小心翼翼地除錯而讓軟件流入市場嗎？筆者也採用 liner、scispace等人工智能軟件去蒐集文獻和作出撮要，每一次細心檢查之後，我都會發現有些文獻引用出現作者姓名、期刊名字、頁數等錯誤，而有些撮要根本不是文獻所說的。抄襲、造假等學術誠信問題早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已經相當氾濫，有些人甚至成立了「論文工廠」（Paper mill），專門替作者生產快速論文，而現在人工智能令粗製濫造和造假更加方便。

在人工智能時代，我認為將會出現強者越強、弱者越弱的局面，善用人工智能者會如虎添翼，但習慣了怠惰的人會更加陷入困境，也許他們不會如黃仁勳所說被人工智能取代

，而是將「Photoshop災難」、「論文工廠」等問題，以另一個形式帶入人工智能的工作流程裏面。人工智能教育真的是刻不容緩的要務！

2026年6月7日

原載於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